

「逼瘋」馬斯克，特朗普用誰？

特朗普和馬斯克這兩位「盟友」間的衝突，呈現出急劇擴大的態勢。

據媒體報道，當地時間6月5日，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馬斯克開始公開罵戰後，馬斯克又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態，認為特朗普應該被彈劾。馬斯克還爆料稱，特朗普在愛滋斯坦文件中，他不敢公開有關材料。

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稱，馬斯克已開始「失去耐性」。特朗普稱他要求馬斯克離開，並撤銷了馬斯克強推的電動汽車「強制令」，結果「馬斯克瘋了」。

兩天前，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主導的標誌性稅收與支出法案，馬斯克直言「厭惡」，並抨擊這項法案「令人作嘔」。

5月下旬，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全面稅收和支出法案。這項法案計劃兌現特朗普的諸多競選承諾，例如在小費和汽車貸款領域推出新的稅收減免，並增加軍事和邊境執法方面的支出等。

5月31日，馬斯克結束了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。不過，特朗普當時並未表現出要和這位朋友「斷交」的意思。他表示，馬斯克將永遠與我們同在，「一路提供幫助」。

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，馬斯克一路支持特朗普，捐款數億美元。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執政後，馬斯克牽頭組建政府效率部（DOGE），致力於精簡聯邦政府機構，削減政府成本。

特朗普和馬斯克此番分歧公開化的背後，是其經濟團隊內部暗流湧動的派系鬥爭，也體現出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。一場圍繞權力、信任與政策取向的博弈，正在牽動美國經濟政策的神經。

這種混亂和震盪更直接的表現是，美國政府在不到百天裡對外掀起大規模關稅風暴，打出了一套設計粗糙、目標模糊、節奏混亂的關稅亂拳，引發國內外劇烈震盪。

關稅政策突變背後的權力博弈

特朗普政府將關稅問題作為其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心和主戰場，對主要貿易夥伴發起輪番攻擊，試圖顛覆美國對外貿易乃至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底層邏輯。然而，其一系列政策在設計上粗製濫造，在執行、暫緩、恢復的循環中來回橫跳，混亂程度令人歎為觀止。

例如，1月26日，以哥倫比亞拒絕接收被遣返移民為由，美國宣佈對所有從哥倫比亞進口的商品加征25%關稅，但該決定僅維持了幾個小時便被撤銷。2月1日，美國宣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征25%關稅。然而，僅過了不到24小時，就將該徵稅措施暫緩執行30天。在30天到期後，美國又給予兩國進口汽車一個月的關稅豁免。3月11日，美國以報復加拿大對美國北部三州加征電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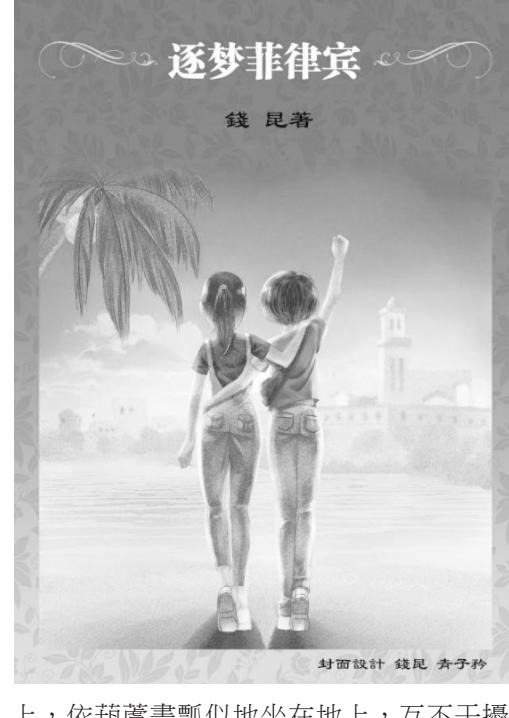
關稅為由，將對加拿大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提高至50%，但不久後該措施被撤回。3月26日，美國宣佈對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%關稅，但符合《美墨加協定》的整車和零部件則分別在4月2日和5月3日被豁免加征關稅。

4月2日，特朗普政府拋出的「對等關稅」計劃，成為其政策混亂的集中體現。當日，特朗普宣佈美國對貿易夥伴設立10%的「最低基準關稅」，並對某些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。該計劃以各國對美貿易逆差佔其出口總額的比例為基準，簡單粗暴地劃定關稅稅率，完全忽視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差異和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。

更滑稽的是，就連印度洋上無人居住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也被納入徵稅名單，還有不少美國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也被徵稅，這種「拍腦袋」的做法招致外界對特朗普政府政策專業性的嚴重質疑。

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多日大幅震盪下行的情況下，特朗普於4月9日突然收回命令，宣佈對「未採取報復行動的國家」暫停實施「對等關稅」90天。這種巨大的反轉，使全球各國對美國非理性關稅政策的擔憂不減反增。

自2月以來，美國還巧立名目多次對中國進口商品徵稅且不斷報復性加碼，對華關稅稅率一度高達145%，個別商品被徵稅率累計近250%。如此離譜的關稅政策，顯然也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。就在對華「對等關稅」生效後的4月11日，特朗普就簽署備忘錄將智能手機、筆記本電腦、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0類電子產品排除在徵稅商品類別之外。



上，依葫蘆畫瓢似地坐在地上，互不干擾地準備考試，然後問他們：

「這樣的考試，能偷看嗎？」大家齊聲說：

「不能！」

「不可能偷看又得考及格。那該怎麼辦呢？」「讀書！」

「對呀，只有認真地讀書，才能考好和學好華語，才能不辜負父母的期望！」

午飯前，先到校的蓮子打電話到「聖佳美培幼園」來對菲妮說：「你要沉住氣！今天學校裡議論你的人很多。下午，也許會特地召會說此事。」蓮子的「新聞預告」讓菲妮是一頭霧水，昨日做錯了什麼？至於特地召會嗎？！是不是第一支毒箭就要射來了？心裡七上八下，給幾個可愛的小工廠主督課後，便匆匆地趕往「聖希中學」。

第二天，在幼教班裡，菲妮在黑板上快筆地畫了一個平放的圓圈，在線上畫了一張張背向圈外的座椅，並說，考試時，椅子當桌子，地上紙板當坐墊，小朋友坐在地面上向圈外，老師拿著檀木小棍，像秒針似地轉動在同學們的背後唸生詞讓你們聽寫和做選擇題等等。圖解之後，馬上讓他們全體起立，讓助教安娜把三張桌子推到了後面去靠牆；繼而，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，讓同學們把小椅子都放線

(一三〇)

市場的選擇。

第三個階段是從4月9日後至今。「對等關稅」進入90天暫停階段後，美國迅速開展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談判，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決策格局趨於明朗：貝森特總攬談判大權並主抓對華談判，盧特尼克負責與其他國家的具體談判，格裡爾成為談判助手，納瓦羅則有點銷聲匿跡，似乎淪為可有可無的技術顧問。迄今為止，這一權力格局暫未發生實質性變化。

人事即政策

特朗普政府經濟團隊的分裂，並非始於政策博弈，而是早在權力格局形成初期便已埋下伏筆。納瓦羅和盧特尼克都是特朗普的堅定盟友。納瓦羅因拒絕配合對國會山騷亂事件的調查，被定罪藐視國會並服刑四個月。出獄當日，他立刻飛往密爾沃基，站上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台，為特朗普競選造勢。他對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呼：「他們可以囚禁我的身體，卻無法動搖我的信念。」這種近乎獻祭式的忠誠，為他贏得重返核心權力圈的通行證，也鞏固了他在關稅強硬派中的象徵地位。

不過，納瓦羅最大的問題在於自視甚高，認為其關稅理論無懈可擊，必然能讓對手快速繳械投降，一勞永逸實現勝利。但他低估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世界各國反抗脅迫的韌性，低估了這種關稅打法對美國的巨大自傷，更忽視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的複雜心態。簡單來說，如果美國對外徵收關稅過高，導致對外貿易大幅下降或直接歸零，那麼美國就什麼也得不到。這是特朗普不願意看到的，也是他願意回到談判桌的重要原因。但納瓦羅顯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，抓不住特朗普「既要又要」的實用主義心理。

與納瓦羅的「忠誠換權」不同，盧特尼克與特朗普有著多年私交。他曾亮相特朗普的真人秀節目《學徒》，捐贈近1億美元助力特朗普當選後躋身總統高級顧問和忠誠信徒行列。早在特朗普過渡團隊時期，盧特尼克作為過渡團隊聯席主席就表現十分強勢，不斷插手新政府人事安排。在財政部長人選問題上，他試圖打壓貝森特的上位機會，不斷攻擊其與極左翼金融大亨索羅斯的過往聯繫，質疑貝森特突然皈依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（MAGA）經濟理念，貶低其對沖基金的歷史回報率，企圖將其排除在核心團隊之外。

然而，盧特尼克的這一波政治攻勢未能如願。隨著特朗普擴大財政部長人選的審查範圍，盧特尼克影響力迅速下滑，最終僅被提名為商務部長。美媒稱，盧特尼克「想成為迷你版特朗普，卻沒明白只有特朗普才能成為特朗普」。

華爾街出身的盧特尼克，本應屬傳統上傾向自由貿易的群體，卻在關稅議題上與強硬派結盟。這導致他左右不逢源，關稅支持者認為盧特尼克在意識形態上不如納瓦羅和格裡爾純粹，華爾街認為盧特尼克在經濟事務上不如貝森特專業。這種身份錯位讓盧特尼克在關稅政策的博弈中處境尷尬，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他雖與納瓦羅同屬關稅強硬派，但又與貝森特一同「孤立」納瓦羅，勸說特朗普調整關稅政策。

這一輪人事動盪中，貝森特的權力上升更顯獨特。在特朗普內閣中，貝森特可謂最不像MAGA理念代言人的官員。他曾是民主黨人、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人士，為億萬富翁、極左翼人士喬治·索羅斯工作近20年，主導20世紀90年代的英鎊投機交易為索羅斯獲利超10億美元，並在索羅斯支持下於2015年創建個人對沖基金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二

往因特拉肯

晨光熹微乘列車，
轉瞬日出觀景色。
名不虛傳水塔國，
美爆湖景一個個。



「對等關稅」政策出台後，在美國國內外引發軒然大波，尤其是金融和債券市場的劇烈震盪，表明華爾街對該政策的不滿乃至否定態度。作為華爾街出身的政府官員，貝森特第一時間感受到這個重要信號。在公開場合，他為關稅政策辯護，但私下迅速行動，試圖推動政策轉圜。

4月6日，貝森特飛抵佛羅里達州，當面勸說特朗普調整政策，將重點轉向與主要貿易夥伴談判貿易協議，以防止市場崩盤。9日，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臨時會見貝森特、哈塞特和盧特尼克。這場會議成為經濟團隊權力格局變化的重要分水嶺。

據多家美媒披露，貝森特拉攏盧特尼克，伺機進入橢圓形辦公室，成功說服特朗普暫停徵收部分關稅，並通過社交媒體當場發出相關貼文。而彼時納瓦羅正忙於其他事務，格裡爾正在眾議院就關稅問題接受聽證。格裡爾與在場議員一同獲悉關稅政策調整的消息，尷尬處境引發議員現場嘲諷，稱他「被人從腳下抽走了地盤」。

這一重大轉變表明，貝森特成為特朗普眼裡有能力安撫金融界的關鍵人物。納瓦羅為首的強硬派則由於打法過於激進而遭受反噬，內部更出現分裂，納瓦羅本人的影響力也顯著受挫。在這一回合中，溫和派走上前台，這固然有貝森特等人的功勞，更代表了